

风物咏

菊花香

魏青梅

北宋周敦颐曾叹：“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我虽不敢与陶翁相比，但这菊花，确是我的生命之花。我是伴着菊香降临人间的——生我的前一日，母亲还拖着沉重的身子在生产队抢收秋粮。地堰边山菊含苞，阵阵幽香抚慰着疲惫的母亲。傍晚收工，母亲顺手折了一束带回家。我呱呱坠地时，炕头柜上那束沐浴晨光的山菊，竟悄悄绽开了花瓣，满屋漫溢着清芬。

村北的罗山国家森林公园栽种了上万株小雏菊，中秋一过，菊香漫遍了山野。每年秋天，我都要选一个晨光熹微的早晨，循着花香如约而至。这个国家AAAA级景区素有“天然氧吧”之称，空气格外清新。清晨的罗山像一幅刚完工的油画，湿润润透着鲜亮。满坡姹紫嫣红的菊花刚从梦中醒来，娇羞妩媚，惹人怜惜；花叶上密密匝匝的露珠，宛如美人鼻尖细密的汗珠；蜂蝶尚未出巢，都在静候露消。此刻大批游客还在路上，山间静得能听见花儿低语。漫步花海，含露的草叶会偷偷吻湿你的鞋；花儿则悄悄仰着笑脸望你，你若冒失招惹它，黄灿灿的花粉便会立刻把你的白裙子染成花裙子。

这片菊花是公园近几年精心打造的季节性景观，弥补了罗山秋日无花可赏的缺憾。各式花艺造型为花海增添了立体感，让原本略显呆板的画面顿时生动起来。景区入口处是一对紫色雏菊编成的“大花瓶”，祝愿游人出入平安，而紫色菊

花本就寓意“花开富贵，紫气东来”。

当太阳爬上东山顶，露珠很识趣地悄悄隐退。蜜蜂急忙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它们这般忙碌，不知能酿多少菊花蜜。比起勤劳的小蜜蜂，蝴蝶倒像是花间的逍遥客，没什么使命感，只管扇动着美丽的翅膀翩翩起舞。这满坡五彩缤纷的菊花，一半是太阳公公唤醒的，一半是蜂蝶吵醒的。只是，菊已不是旧年的菊，这蜂蝶还是旧年的蜂蝶吗？

游人陆陆续续赶来，罗山渐渐热闹起来。那架圆形藤编秋千上，一位穿汉服的姑娘一边荡秋千，一边高声朗诵：“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然后朗声大笑。这花影里晃动的秋千，让我忽然想起欧阳修《蝶恋花》里那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现代女子无拘无束的洒脱，与古代女子深锁闺阁的幽怨，当真有着天壤之别。

花海中卧着一块白石，想来朝阳早已驱散了夜里的寒凉。一位中年男子盘腿端坐石上，手持一壶一杯，作独酌之态。定睛一看，竟是老友阿昭先生。阿昭是位业余摄影爱好者，如此花开盛宴他断然不能缺席。正想上前打招呼，却瞥见花丛里的自拍架——原来人家在自拍呢。这组画面莫非取的是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意境？看他那副自我陶醉的模样，定是个深谙独处之乐的人。此刻的不打扰，便是对彼此最好的理解与尊重。走出几步，我忍不住回

头再望，这阿昭，竟有几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洒脱。

花丛间散坐着几位认真作画的画家，各自按着审美习惯选取角度。有的以罗山为背景，一丛雏菊作点睛之笔；有的将罗山绘成一抹远黛，绚烂的菊花开满画布。我在花海中瞥见一个瘦削的身影——我敬佩的油画家战老师。这位对绘画怀有敬畏之心的画家，曾无数次独自走进罗山寻找灵感。我曾听他讲，某年在城里画室画雪后罗山，进入深度创作阶段后，竟忘记身居何处。感觉自己正置身山间，甚至闻到了山雪独有的冷香。那个时间段，他的灵魂仿佛脱壳而出，飞到了罗山之巅。画作完工之后，他浑身战栗，几近虚脱。那幅几乎用生命绘成的画，是他最满意的一幅。听完战老师的讲述，我惊叹不已。如果要用一种花映照一个人的品格，非秋菊莫属，他骨子里本就藏着傲霜秋菊的浩然之气。我不忍打扰渐入佳境的画家，只与其他游人一样，站在他身后默默欣赏。画布上，一朵朵栩栩如生的小雏菊次第绽放，一只蝴蝶飞来，若即若离地徘徊，怕是画布上的菊让它难辨真假了。

花开愈盛，芳香愈浓。我徜徉于花海中，沉醉得不知归路。小雏菊植株低矮，可以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却染了一身清冽的菊花香。这菊香染的不是衣裳，是人心。

诗歌港

万家灯火

林启东

万家灯火随落叶与风
在我的面前飘过
脚下的路
由苍白的颜色被人们
踏成了冰冷的月色
小溪的流水
无声
如浮云在天上漂泊
流浪的衣衫在时光中
渐渐地化了淡白

在你幸福的时候
请把快乐的声音关闭
别把他人的痛苦唤醒
当你痛苦的时候
请把悲伤的涟漪
用心抚平
别惊扰了他人的幸福

悲伤的时候请对
自己的人生
轻轻地说一句对不起
幸福的时候
请把握最原始的自己

人生不过是
路过的风
有你的地方
只是别人身边
点点的
风吹草动

丰收之后

邓兆文

父亲揭开套袋，那张昔日
暗淡皴裂的老脸
一下子，也变成了红富士
母亲像挑鸡蛋
把80、85和90，依次
分拣、码放
看到一箱箱苹果装上收购车
就笑得合不拢嘴
那些小的，残的，没人收的
老两口也像爱护自己的孩子
一个不落带回家

剪影

奋飞

白露早，霜降迟
秋分前后正适宜
谚语道出种麦期
抢播小麦守节气

挥皮鞭，赶毛驴
套绳紧绷拉农具
鞭子抽起疾奔蹄
左右摇摆种落地

搂铃弹奏抢播曲
播完麦地日归西
老汉牵驴扛农具
一幅剪影印山脊

东岭和的秋

李启胜

东岭和的秋，是从一个“晒”字开始的。

东岭和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再笨的闺女，只要嫁到东岭和，喝一瓢清凌凌的溪水，就会变得伶俐乖巧。

东岭和的庄名原本叫东岭河，因挨着那条流水潺潺、清澈而透明的东边大河而得名。后来也不知在哪个朝代，识文断字的人把东岭河改成了“东岭和”，寓意指村里的人做事仁义，一团和气。

似乎除了那条天天哗哗啦啦不停发出欢快笑声的溪水外，东岭和的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就连这里的炊烟，也好似个个都是慢性子，拖着长长的尾巴，飘得老远老远。

黄昏笼罩下，归来的牛群慢慢悠悠，轻松摇着尾巴，时不时地啃食小径栅栏上拱出的植物嫩叶。偶尔，草丛里窜出只路过的黄鼠狼，不知是黄鼠狼吓着了牛群，还是牛群惊扰了黄鼠狼，它们互相对视着，半天谁都没有离开。直到走在最后的牛倌见牛群静止不动，嘴里发出一声只有牛群才能听懂的长音“来来拉拉！”牛群才慢悠悠，又恢复到刚才的节奏。

东岭和慢腾腾的生活节奏，似乎跟“晒”字有着某种特殊的缘分。

秋风吹黄了树叶，吹哑了蝉声，也吹熟了东岭和的庄稼和收获的果实。东岭和那些里里外外勤劳持家的巧手

女人，把这个晒字运用得更加巧妙，也开始了她们的杰作。晒上一串串用线串起的红辣椒，晒上蒸过的萝卜干儿，晒上大人小孩爱吃的地瓜糖。连田野里、丘陵上、朝阳的坡地都晒起了一片片摆放整齐的地瓜干，白白的一片，远远望去非常壮观。老粉房一排排架子上，晒着又白又长的龙须粉丝。整个东岭和，家家户户都围绕着一个“晒”字下功夫，好像只有“晒”，才配得上东岭人的耐性，晒出了幸福，晒出了希望，晒出了丰收。

记得年幼时，我最喜欢吃的一道美味小零食就是在秋天里晒出来的。那时，小脚的姥姥会从自留地里挖来红瓢地瓜。红瓢地瓜经秋风一晾，竟凝出一层蜜色，乡里叫它“干巴油”。姥姥用清澈的东岭河水把地瓜洗干净，装进提篮拎回家，上锅蒸熟后，用菜刀把地瓜切成薄薄的小片儿，摆在筛子上。她双手端起筛子，挪动小脚，一步三摇，端到院子外面，摆放在老石磨上。在秋日的阳光慢慢悠悠地晾晒下，红瓢地瓜就变成了甜甜粘牙的干巴油。吃一口，又软又香甜，还有嚼劲儿。那可是东岭和的老人、小孩子们最喜欢吃的零食。

小脚的姥姥会把晒好的干巴油，用一块白纱布包裹起来，存放在那个老的食盒里。回回推开姥姥家黑漆漆的院门，瞧见堂屋那个老食盒，我感觉

整个院子都是甜的。这个老食盒是姥姥年轻时娘家陪送的嫁妆。只要母亲领我走姥姥家，姥姥见到我都会开心地打开食盒，拿出那甘甜的干巴油给我解馋。

早年，东岭和村子里家家户户都不富裕，挨饿是经常的事，但从未发生过一起偷盗事件。为此，我的老娘舅多次跟我自豪叙述。

后来，村里包产到户，老娘舅也分到了责任田。那一年，人们干劲十足，庄稼大丰收，老娘舅家一个个装粮食的大缸里全部装得满满的。院子里玉米都垛得整整齐齐似小山一般高。这年秋天，老娘舅还把原来埋姥姥的那块莹地和别人协商对换了过来。老娘舅把那块地种上了地瓜，等地瓜熟了，产量大丰收。老娘舅就用摇筛，把地瓜切成片，在姥姥的坟前晒了一大片地瓜干。老娘舅对着姥姥坟头说，如今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再也不用挨饿了。

姥姥去世，亲人们给她出殡的时候，我还小，也不懂事。当母亲按照村里老风俗给我头上也裹上白孝布，那时我的心里只是有种好奇，甚至有种好玩的想法。长大后才明白，那里躺着最疼爱我的姥姥。想再见她，只能在梦里。

东岭和的溪水依旧哗哗流淌着，可那个晒干巴油的人，再也不会出现在老石磨旁了。